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大八義 第二十六回 劉榮一言指迷途 石祿樹林劫褲子

如今且說石祿，他從火龍觀逃出，一邊跑那火是一邊燒，不由心中生氣，遂說：「好你個嘎吧嘍的老雜毛，你這個火真利害呀！所以跟上我啦！我下水去瞧你怎麼樣？說著跑到河岸，撲咚一聲跳下水去，那火自然是滅啦。石祿來到水中，將火息滅，便三坐水從河底往西而去。那老道令人撒網，那裡能撈着他呀？那石祿從此往西，自己心中所思，如今馬也沒啦，想到此處，用手摸左邊的壓耳毫沒有啦，又一摸右邊的壓耳毫只剩了一半，不由心中一怒，把渾身衣服全撕啦，靴子也扔啦，來了個赤光光。提鑊往西而來，他學的乃是江豬浮，自己在水底下直走了一夜。他在水中行走，與地上走一個樣，直走到水中亮啦，他知道天也亮啦。急忙提氣上來，換了一口氣。往東一看，太陽尚未出來，踩水而行，水皮在他腳下，露著半截身。自言自語的說：「這個白燈籠，你怎麼還不出來呀？誰叫你從那邊出來啦？我是上何家口哇，這夠多遠呀？」說著話長身一看，西邊有一片樹林。石祿浮水來到正西，那片鬆林是在南岸，到了切近，他上了岸。低頭一看自己，倒是不大好看，連忙到了林中一蹲，用雙鑊一擋，心中暗想，只可等著有人經此過吧，他得脫下褲子來，給我穿上。不言他在鬆林等著劫褲子，忽聽西邊有人喊：「小六兒，天到甚麼時候啦？你還不家去吃飯去？」石祿一聽有人來啦，連忙一分雙鑊，跳出林外，說道：「你別喊啦，我沒褲子穿，你脫下褲子來吧，小子。」及至到了林外一看，原來是一位年過花甲的老婦人。石祿一見，忙喊道：「哎呀，是個老媽媽呀，我可不要啦。」一轉身撲咚又跳下水中去啦，那老婦人一見，回身便走，嚇得心中突突亂跳。自己暗想，這個人雖是粗人，他倒知三綱五常。倘若是個渾人，他一定的要我褲子穿，那時我也無法。我褲子被扒，叫老身我怎樣的回莊呢？一邊想著，便回到了閻家堡。到了堡中，便跟自己的兒子一說。他兒子名喚閻成，他一聽說道：「娘啊，咱們家中有些個數條舊衣服，可以給他送去了，我答報他對您的禮處。」當下他妻王氏，從箱中找出一身月白布衣出來，一直來到林中。大聲喊道：「那一個黑大漢，快快出來！我給你送衣服來啦。」到了林中一看，沒有人。只可又喊了一聲，那石祿在水中一聞此言，急忙出半截身來。說道：「小子，你送衣服來啦？拿來吧小子。」閻成一說，說道：「方才是你跟老娘要褲子來著？」石祿說：「對啊。老娘的衣服我不能穿。」閻成說：「好吧，你上來，這是老娘叫我給你送了來的，你上來穿呀。」石祿看他男子，這才上了岸。接過來一伸袖子，連忙說：「閻子呀，你拿回去吧，要是有大個你再拿來，要是沒有啊，那你就別用啦。」閻成說：「是啦吧。」便拿著衣褲走啦，是一去未歸。石祿只可在這裡等著吧。

太陽平西，從西邊來了一匹馬。馬上一位花白鬚鬚達官，這匹馬是乾黃顏色，身高丈二，螳螂脖，龜屁股蛋。細七寸，大蹄碗。錐子把的耳朵，鞍鮮明。見馬上這位老達官，此人跳下馬來，身高有九尺，身體魁梧。紫微微的一張臉，滲白寶劍眉，斜插入鬢，通官鼻子。四字海口，連鬚落腮白鬚子，白的多，黑的少。頭戴青緞色軟紮巾，身穿青緞色大衣。薄底靴子，斜披一件青緞大，上繡萬福留云。飄帶未結，鴨蛋青的裡兒，肋下配定金背砍山刀。黑沙魚皮鞘，真金什件，真金蛤蟆口，金吞口，藍緞子挽手。那老者把馬勒住，定睛觀看，見面前這人，身高丈二，虎背熊腰，真是一條好漢子。可惜上下無有一根線，掌中一對軍刀，太已眼熟。一時想不起來，遂問道：「黑漢你這是乾甚麼呀？」石祿說：「這是喪的。」那老者說：「喪不喪我不管，你是作甚麼的？」石頭說：「我是要褲子的。」老者說：「你穿褲子，穿褲幹麼啊？」石祿說：「你不給褲子，你把馬給我，我賣馬買褲子。」老者一聽，心中暗想，我保鏢一輩子啦，有要銀錢的，有劫東西物件的，真沒聽說過劫褲子的。想到此處，說道：「黑漢，你先等一等。少時我收檢收檢，能給你褲子就給你，不能給你褲子，也得給你馬。」石祿說：「好吧。」說完那老者下馬，收拾緊繫俐落。那石祿又回到鬆林，淨等人家給他褲子。誰知那老達官收檢齊備，伸手拉出金背砍山刀來，說道：「黑漢，我倒是打算給你，可惜我這個伙伴他不願意。」說著用二指一指砍山刀，石祿說：「好哇，你要打算跳跳哇？那是白給。」老達官問道：「你叫甚麼名字？」石祿說：「我姓走，名叫走而大。家住大府大縣大村，樹林子沒門。你拿拉子呀，我不用啦。」說著將雙鑊扔到林中，老者以為他是個粗魯人，原想用刀划他一下子，也就把他嚇跑啦。想到此處，上前擡頭就砍，石祿往旁一閃，伸手抓住了刀背，往懷中一拉，翻身蹠子腳就登上啦。那老達官一時閃不開，退出五六步去摔倒在地，噓噓直喘。石祿上前說道：「老頭兒，我沒使多大的勁兒，再用力你就死啦。」老達官爬起，細看他那對兵器，一時想不起名字來。正在此時，西邊又有馬蹄聲響，老者說：「你聽西邊有人來啦。」石祿說：「好哇，來了個年輕的我劫他的褲子，那就不要你的啦。」說著話石祿往西一看的工夫，那老者心中暗想，我今晚算栽啦，也罷，待我使毒招吧。想到此處拾起刀來，雙手掄刀直奔石祿腦後砍來。石祿聽見後面金刀劈風，他忙使了一個倒踢紫金冠，將刀踢飛。回身雙拳就打，老者往後一閃，石祿使了一個裹合腿，竟將老者抽倒在地。石祿上前將老者按住，口中說：「你爬下吧，小子，這回非扒你褲子不可。」正在此時，西邊那人到，往林中一看，不由心中大怒。原來有一黑漢，接著他兄弟啦。

書中暗表，來人乃踏爪熊寶珍，被按的人乃是青爪熊左林。只因二人送鏢回頭，左林新買一匹馬，他一時高興，押馬下來，弟兄才走單啦。今晚在此被人踢倒，寶珍趕到，大聲說：「手下留人！」這才細問情由，石祿一聞此言，早跳出八九尺去，用目觀瞧，寶珍問二弟：「這是怎麼啦？」左林細說一遍。寶珍說：「咱們弟兄，保鏢一輩子啦，還真沒聽說要褲子的。」左林說：「兄長可多要小心了，這個黑漢可扎手。」石祿一看，這個老頭，身高九尺開外，胸前厚，膀背寬，面如古月，鼻直口闊，大耳相襯，頭戴一字甜瓜巾，頂門一個茨菇葉，突突亂顛。身穿青緞色綁身靠襖，藍緞護領，絨繩口字絆，藍絲鶯帶紮腰，雙疊蝴蝶扣，青紡綢底衣，魚鱗灑鞋，藍襪子，青緞色的通髦，用藍綢子堆出來的蝴蝶花，飄帶未結，露出水紅裡兒，肋下佩刀，大紅緞子挽手，黑沙魚皮鞘。青銅什件，真金通口。來到當場，問道：「黑漢你的褲子呢？難道說你從家裡出來，就沒穿褲子嗎？」石祿說：「不但褲子沒啦，就連馬也沒啦。小子你們兩個人認識嗎？」寶珍說：「認識。」石祿說：「這就好啦，我不要這個紅的，我要你這條黑的吧。」寶珍說：「黑漢，你滿口胡說！你要我的褲子，我穿甚麼呀？」石祿說：「你不會兩個人穿一條嗎？」寶珍說：「二弟呀，你我好了半輩子，還真沒夥穿過一條褲子呢！」石祿說：「你們不會商量著穿嗎？那麼你們穿著褲子，我光著眼子嗎？」此時寶珍細看他的兵器，忽然省悟道：「哎呀，二弟呀，他這一對乃是短把追風荷葉鏊。」左林道：「對啦，不錯是這個軍器，這是石錦龍所使。」寶珍笑道：「是了，我也想起來啦，劉榮已將石祿請了出來啦，大半他們人都回頭，他準是石祿。」遂問道：「黑漢，你姓名誰？說出真名實姓，家在哪裡？要那條我給那條。」石祿說：「要你那條黑的。」他一出世也就掉在晚輩窩裡啦，一有鬚子，就是長輩。要與石錦龍論左右的，那可太少啦。後套有一位八卦震乾坤賽九公，姓谷名叫谷凌川。那個是石錦龍的長輩。除去那位劍客，其餘是平輩居多。這一來石祿可吃了虧，一見有鬚子的，那就沒的可說，不是叔父，就是伯父。今天他看見他二人，不由心中暗想，不用說，這兩個老頭，也跟咱爸爸有交情。怎麼這麼些個人跟他玩呢？聽人家一問，忙說：「老兒，你們兩個人有朋友嗎？」左林說：「我們沒有。」石祿說：「你沒有，他有沒有哇？」寶珍說：「我朋友倒是多啦，你說誰吧？也有認識的，也有不認識的，你說出來，我要認識，我就把褲子給你。你就報上真名實姓來吧。我們就把褲子給你。」說完二人是鼓掌大笑。石祿說：「我一說出，你們就得認識。」左林說：「你說吧，認識就給你。」他二人細看這個黑漢，壓耳毫剩了一半啦，護心毛有長有短，不知是怎麼回事。寶珍說：「二弟呀，這幸虧是一股背道，這要是在大道之上，往來之人是多的，那是咱們哥倆就算栽啦。」石祿說：「我住家在夏江秀水縣，南門外石家鎮，姓石名祿，人稱穿山熊，大六門第四門的。」寶珍一聽，看他這對軍刀，與他年歲相貌，準是石錦龍之子玉藍兒。遂說：「二弟，我聽說你們大家一同人都交鏊，他怎麼一個人走單了？這要是遇見蓮花黨之人，出了個鬼計，他遇了險，那劉賢弟他怎麼對這石錦龍啊？二弟呀，我看此人，要真是石祿，就憑他這身骨練，有個三五個，還真不是他的對手。」這才大聲叫道：「你大半是玉藍石祿吧？」石祿一聽說道：「對啦，這你合適啦吧？」寶珍說：「我合甚麼適啦？」石祿說：「你一知道我是玉藍，那你就跟咱們爸爸有交情。」寶珍說：「你先不用說那些個，我問一問你，你可是玉

藍？」石祿說：「我不叫玉藍，我叫石祿。我聽大清告訴我，除去我爹娘以外，誰要叫我玉藍，我們兩個就得跳一跳。」左林一聽，不明白他這話。在他們一想，以為大清必是一條狗。遂問道：「大清咬你不咬？」石祿說：「咬我，每天咬我兩回。」左林說：「他管甚麼呀？」石祿說：「他竟給我們出主意。」竇左哥倆一聽，這是魯清。忙問道：「這個大清是魯清不？」石祿說：「對啦，是魯清。你別說啦，把褲子給我吧。」竇珍說：「你先等等吧，你說說家中還有甚麼人？」石祿說：「有咱們爸爸石錦龍，還有二叔石錦鳳，三叔石錦彩。」竇珍一聽，又問道：「還有一個石錦華，你可認得？」石祿說：「我知道，那是我四叔。」竇珍說：「你二叔三叔，你見過嗎？」石祿說：「我見過。」竇珍說：「二弟，要提錦龍辦事那可稱第一，他親弟兄三人，全在鏢行做事，揚名四海。叫叔伯兄弟錦華，在家執掌一切。老四刀法利害，借著三個兄長的名姓，也在外保了些次鏢，名氣也不小。」又問道：「石祿啊，你有舅舅沒有？」石祿說：「有，我舅舅是馬子。」竇珍說：「怎麼叫馬子呢？莫不成他姓馬嗎？」石祿說：「對啦，聽咱們老娘說過，馬子是圓的。他手使一條鞭。」左林說：「是啦，一定是那單鞭將馬得元，掌中一把算盤子鞭，專打金鐘罩。」石祿說：「對，快把褲子給我吧。」竇珍說：「玉藍呀，行路的人，誰能帶著數餘的褲子呢？你回家見了我妹妹一說，我是竇珍，他就知道了。」石祿說：「我沒有妹妹。」竇珍說：「你娘就是我妹妹。」石祿說：「你娘就是我的妹妹，你回去跟他一說，他也知道。」竇珍說：「你錯啦，我妹妹是你娘親。」左林說：「您那樣跟他說，他還是不明白。」竇珍說：「你要是裝糊塗，這條褲子我撕了也不給你。」石祿說：「大清說的，叫我小名，就得跟我蹦一蹦。」竇珍說：「你別聽他的。」

說話之間，先將大氅脫上來說：「你先把他穿上。」石祿說：「這個不是褲子呀。」竇珍說：「你先穿上啊，誰行路還帶幾條褲子呀？」石祿只可接了過來，穿上一看，下邊將到磕膝蓋。遂說：「有咧，我不這麼穿啦。」他說著又脫了下來。拿起底襟來，雙腿伸在兩隻袖子裡，當褲子穿。笑道：「嘿，拿一根絨繩來，我好結上。」竇珍當時又解下一根絨繩來，結好了，一摸後邊還露著屁股。遂說道：「我還露著屁股呢。」左林說：「來，你再穿上我這件大氅。」說著便將大氅遞了過來，石祿穿好了說道：「你們兩個人到是誰呀？」竇珍說：「我姓竇名珍，人稱踏爪熊的便是。」左林說：「我姓左名林，人稱青爪熊的便是。」石祿說：「你姓竇，他姓左。我把你們兩個人當面碼兒吃了得啦。」左林說：「那叫甚麼呀？」石祿說：「叫豆嘴吧。」左林說：「那成甚麼啦？得啦，見著你父親再說吧。」這便是看父敬子。只因錦龍他弟兄在江湖上交往太好，無一不佳，真是對待誰，也是忠信待人，不分厚薄，永遠是一個樣兒。那石錦龍作事，也是屈己從人，所以才維持下許多位賓朋。書說現在，當時他爺兒三個，拉馬匹出鬆林，往上行走，直走到天黑，來到一座村口裡面，找了一座店，拉馬進去喊道：「店家。」當時出來一個夥計，說道：「這位請這裡來。」說著話把馬匹接過去，左林說：「你們有上房嗎？」夥計說：「有。」便將馬上東西物件取了下來，將馬交與別的夥計，拉到後面。他便回到北上房三間，石祿將雙鏟放到西裡間，對夥計說道：「二格呀，端菜撿饅饅，我還餓著啦。」竇珍說：「夥計，你先來一桌酒席，給我弟兄打盆臉水來。」夥計打來臉水，湖上了茶。那屋中石祿一個人一吃。竇珍看他狼吞虎咽的足吃一氣，忙問道：「石祿你幾天沒吃飯？」石祿說：「從昨天晚上就沒吃。」竇珍說：「怪不得啦。」他吃完了之後，左林老哥倆才吃。吃完之後，問好夥計，便出去買了一身衣服，拿回來叫石祿穿上。石祿不穿，左林又出去買了一身來，他還不穿，左林說：「誰知道你穿甚麼色的衣裳呀？」石祿說：「榮兒知道。」竇珍說：「榮兒姓甚麼呀？」石祿說：「我還不知啦，老娘說的，差色的衣服我不穿，得啦，我就穿這個吧，咱們口子上再說吧。」當下竇珍將兩身衣服包在一處，店飯錢還清，應用物件拿著，三個人往外行走，上大道直向何家口而來。三個人曉行夜宿，這一天到了何家口。左林到了鎮裡一看，有座火場，竇珍一發怔，三個人呆著，莫不成吉祥店被火焚化了嗎？此時那祥平店店門就開啦，姜文龍來到外面，東西一瞧，看見正西站著左林竇珍，連忙走了過來，說道：「二位仁兄在上，小弟文龍與二位兄長行禮。」左林忙說：「大弟請起，不要行禮，我來問問你，這吉祥店怎麼失了火啦？」姜文龍說：「二位兄長，您請到祥平店裡面一敘，此地不是說話之所，您千萬別著急，到了裡面便知分曉。」當下他們四個人進了祥平店。關好了店門，來到裡面，認得的大家見禮，不認得有人給引見。劉榮一看石祿也回來了，心中大喜，知道他沒有差錯，一來對的住石家，二來對的住這馬。遂問道：「玉藍，那天你從廟中逃下水去，怎麼到如今才回來呀？」石祿說：「我在樹林子劫褲子穿來著，碰見豆嘴啦，這才一同回來。」魯清說：「劉大哥，您快去與他買一身去。」劉榮點頭，便將石祿帶了出去。先去洗完澡，然後來到鋪中，買好衣褲等件，一齊回了來。劉榮便將大氅及絨繩，還了他二人。竇珍說：「得啦，我這個大氅不要啦。」魯清過來說：「老哥哥您為甚麼不要了？」竇珍說：「他把我大氅當褲子穿，我還要他作甚麼？」左林笑道：「劉大弟你有所不知，我大哥因為那脖子領窩正在他襠中，看見不好穿啦。」魯清哈哈一笑。說道：「竇大哥，您今年多大年歲啦？」竇珍說：「我今年七口有八了。」魯清說：「您跟石錦龍有交情沒有？」竇珍說：「不但與他神前結拜，與馬得元也是親弟兄一般。」魯清說：「還是呀，拿他不是當自己親兒女一個樣嗎？再說石祿是個童子體，橫練在身，他沒跟女子接近過，您穿上還給他壓歲數。」竇珍一聽，這才穿好。杜林在旁笑道：「魯大叔哇，這個大衣，還會變戲法哪。」魯清說：「得啦，杜林，你別給他們爺兒倆對湯啦。」杜林說：「石大哥，您瞧見沒有？變了大腦袋瓜啦。」石祿說：「豆嘴，小棒捶跟我說啦，管你叫大腦袋瓜。」他一回頭，看見了杜興，忙說道：「小棒捶，他是誰呀？」杜林說：「他是我兄弟。」石祿說：「那我管他叫一對小棒捶。」正說著，何斌從外面進來，身穿重孝，遂問道：「何斌，你為甚麼穿新衣服啊？」何斌說：「好嗎，我別這樣穿啦，要照這個樣的穿，那我們家就全完啦。」魯清說：「列位先壓言，二位仁兄先別著急，您就別抱怨我二哥啦，事已至此，那咱們就想正經主意吧。」左林說：「何斌呀，你就上前給你魯大叔跪倒磕頭，叫他替大家設法，累碎三毛七孔心，我等弟兄，聽他的調遣，好入西川，與你爹爹報仇雪恨。可是我等看一看我大弟屍首哇。」魯清說：「您不用瞞，不但是您一位，是來的主兒，我全滿沒叫看。」竇珍說：「怎麼不叫瞧呢？」魯清說：「因為他生來維持太好，誰跟他全有過命的交情，誰一見也得背過氣去，那時叫了過來，容易受傷，倘若有一時不便。」

石祿說：「大清啊，大何那裡去啦？」魯清說：「諸位我與石祿說話，你們諸位可別打忿。」遂說：「石爺，大何你不想？」石祿說：「我想大何。」魯清說：「你認得峰子？」石祿說：「我認得峰子，不是大峰子二峰子，不是跟蓮在一塊嗎？」魯清說：「是呀，不是被你抓住的嗎？」石祿說：「是呀。」魯清說：「咱們大家帶著蓮一進京，那二峰子奔了川啦，把蓮的兄弟給叫了來啦，峰子拿冰鑽把大何給咬啦，鐸才拿拉子給拉啦。」石祿一聞此言，氣得他擦拳磨掌，忿恨不已。說道：「清兒呀，我得看看大何，他不理我，我上西川找他們去。」魯清說：「你不用看，大何叫他們給咬睡啦。鐸說啦，不叫大何理你，他要一理你，鐸還拿冰鑽咬他。」石祿說：「那麼我叫大何，大何就不理我啦？」魯清說：「對啦，那個鐸說的嗎，不叫他理你。」石祿說：「我得瞧一瞧大何。」魯清說：「諸位，是咱們年輕的可以奔北裡間，年長的可千萬別去。」又叫姜文龍賢弟，可將北裡間窗戶打開。文龍答言，當時將上邊窗戶支開，下邊這扇也摘了下來，大家這才來到西房。

朱杰、電龍他二人緊行幾步，趕奔西房。石祿一回手，說：「小子，你們是幹麼的？」魯清上前說道：「石爺他可不是外人，他跟咱們爹有交情。」石祿說：「他們叫甚麼玩藝呀？」魯清說：「這位是朱杰，那位是電龍。」石祿說：「他們兩個人認識大何嗎？」二人說：「認識。」石祿說：「朱子、電子，大何跟我好，我叫大何去。」說著話他先到了北裡間，上前將蒙頭紙拉了下來，看見哽噎間，有一個血窟窿，他連叫了三聲：「大何呀！大何呀！」他在屋中一叫不要緊，外邊上年歲的達官，跌倒了一片。魯清說道：「石爺你別叫啦，大何不敢理你，他一理你，西川銀花溝的普鐸，就拿拉子咬大何。你看這個，他是叫峰子給咬的。」石祿抱著何玉的死屍是放聲大哭。他這一哭不要緊，是年輕的主兒，全落了淚。急得大家是擦拳磨掌，杜林說：「魯叔父，您把我石大哥安置一個地方，我們大家好擗叫。」那些位年老之人，當下將石祿勸住。外邊眾人擗叫老少的達官，通盤安置齊畢。杜林說：「列位叔父伯父，咱們大家想法給我伯父報仇也就是啦。」大家俱都點頭。魯清在屋中說道：「石爺，你可別哭啦。你一哭你看外邊大家滿全掉眼淚，大何與峰子咬睡啦。」石祿抱著何玉的腦袋，說道：「何呀何呀！你可不理我啦，大清啊，你可帶我找鐸去，為甚麼大家不在家，就把大何給咬啦？」魯清說：「那是一定，我帶你找鐸去！」說話之間，遂將蒙頭紙給何玉蓋好，一切

整理齊啦，說道：「石爺，咱們大家上正房說話去呀。」魯清一碰面，就知道石祿是個實在人，對待誰全是真心實意，並沒有虛情假意。石祿說：「等一會吧，我想何，何跟我好，有甚麼好吃的，何都給我吃。」魯清說：「大何給你吃，二何還給你吃哪？」石祿說：「大何我沒看著就叫鏢給咬啦，這個二何我得看著點吧。」魯清一看，他是不走了。遂說：「何二哥，您在上房叫他吧，不叫他不走。」何凱這才叫「玉藍」，石祿說：「是啦」，這才出了西屋。大家一同來到上房，何凱說：「玉藍呀，你想我哥哥不想？」石祿說：「你哥哥我不想，我想大何。」說著話一轉身，一把揪住了魯清，說道：「大清呀，你帶我找鏢去！我看見鏢把他抱住，你們大家必須拿拉了跟冰鑽咬鏢，非把他咬睡啦不止啊。」何斌說道：「魯叔父，這如今我石大哥已然回來啦，接請帖的已來啦，沒接請帖的也到啦，您得出主意。往上說我叔父伯父，全跟我爹爹神前結拜。我兄弟哥哥捧我何斌一場。夠奔西川銀花溝，殺普鏢報仇雪恨，咱們眾人滿全來到此處啦。可是那一天起身呢？」魯清說：「何斌呀，此事可不要忙，忙中有錯，咱們人是多的，那一個主意高，從著那人的。再說咱們從此起身，殺奔銀花溝，人多勢眾，風聲也大，咱們全走啦，你說這裡留人不留？又應當留那一位呢？再者說上年歲的全跟我何大哥有交情，你說應當留下那一位呢？誰要在何家口等著，那不是畏刀避劍，怕死貪生嗎？這個說這個，那個又說那個。」魯清說：「你們大家有千條妙策，我有一定之規。那莫家村的小哥五個，你們是小哥七個，你們大家在一處，可以商量商量怎樣的辦法，你們大家商量好了再說。咱們是有志不在年高，無志空活百歲。誰的主意高，使誰的主意。」說完他轉身往外。「你們大家在一處商議，待我出去散遊散遊，我心內亂成團了。」他們大家在一處商量。

魯清一個人出來，先到東村頭看了看，又走到西村頭，火場上看了一遍。忽然抬頭一看，東村外跑進一匹馬來，馬上一人。魯清心說：原來是我的仇口來啦。他雖然是我的仇口，因為我不是他人對手，可是他與我兄長神前結拜，凡是不得實惠的主兒，多好說朗言大話。他曾在面前說過。不論他項長三頭，肩生六臂，無論是誰，也踢不了我一個跟頭。手按地，我花面鬼就信服他。今天我非陰他一下子不可。看他騎馬過去火場。魯清不由的鼻子眼裡一哼吃，說道：「佟大哥，你與我有仇，難道說你還跟我何大哥有不合嗎？」花面鬼佟豹一聞此言，連忙撥轉馬頭，來到切近，翻身下馬，笑道：「魯賢弟，你在此作甚？」魯清說：「不怨人說，不跟你們邊北的人交，就因你們有一種不好的毛病，永遠是事在人情在，人不在立時就不理。」佟豹說：「你這些個閒話，朝誰說啦？你這個話從那說起呀？」魯清說：「佟大哥，那麼您看見這裡有片火場，您怎麼騎馬就過去啦？這不是新印嗎？你怎不問一問呢？」佟豹說：「魯清，你是不知，人要是一結拜，就應當人不在義還在，皆因你在此站著，所以我沒下馬。」魯清說：「你別借台階啦，你跟我姓魯的素有挾仇，可是與姓何的，當然沒有哇。因為我那何大哥招不出來這個，佟大哥您與我何大哥神前結拜，真是滅不了神靈！我何大哥的魂靈，纏著馬的四條腿。」書中暗表，佟豹是從家中起身，是趕奔兗州府送鏢，將鏢行之事，交好了杜家五獅子，他才起身。那鏢走的是水路，送到兗州府北門外，同紀綢緞莊，完全是反貨。他臨行時間：「杜萬，你大叔二叔呢？」杜萬說：「上何家口啦。」佟豹說：「你們把鏢船拴係齊畢，將車送回佟家莊，我直奔何家口。」杜萬點頭。花面鬼這才騎馬走，一路之上無事到了此地，才遇見魯清。二人正在此相談。佟豹說：「魯清，你怎麼說我何大哥陰魂纏繞我呀？」魯清說：「您真不知道，還是假不知道？」佟豹說：「我是真不知道。」魯清說：「何大哥死啦。」佟豹說：「得甚麼病死的？」魯清說：「我們大家進都交寶鏢，你知道不知道？」佟豹說：「我也不知道。」魯清說：「我們人都走後，正北口三川，執掌川口的人，是貴地人。他帶著一個書僮，此人住在吉祥店裡，那時就是何大哥一人在家，那人夜間要吃茶，何大哥便叫夥計給燒茶。那人說我們不潔淨，叫他書僮去燒水，那個僮兒才幾歲，焉能有用呢？廚房的柴草，他一個弄不俐落，要出個錯啦，那可怎麼好啊？邊北之人說：不要緊，他要是把店給你燒啦，我給你蓋一片樓房。後來就叫小僮去燒水，我說佟大哥，您說巧不巧？真是失了火啦，所以落了個火場。您看這個邊北之人還真沒走，我何大哥叫他賠。此人手使一對短把追風鏢，跟石錦龍使的一個樣。邊北之人說：「你們這裡不是何家口嗎？何大哥說：是。那人說：此地有個為首的，姓何名玉外號人稱分水豹子。何大哥說：不才就是我。那人說：好，我正要找你過一過傢伙。當時兩個人動了手，那人打出一個臥看巧雲鎖喉鏢，就把咱們何大哥給打啦。咱們何大哥在世之時為人，大家老鄉，用絆腿繩將此人捉住，繩縛二背。後來我們交鏢回頭，全叫他給數啦。人家還說出無論哪一位，若說出我是哪一川，哪一寨的，道出我的名姓，那時我立刻任憑你倒縛二背與何玉祭靈。」佟豹說：「魯清，此人在這裡沒有？」魯清說：「在這裡啦。」佟豹說：「他若在這裡，你去把他叫出來。我與他分上下論高低，我將此人捉住，好與我何大哥祭靈。」魯清說：「佟大哥，這也是何大哥的陰魂，才將您引到，我們正要遣劉榮前去請您去呢，此人的武功特好。」佟豹一聽，連忙收拾緊襯俐落。魯清說：「大哥呀，我可是無名之輩呀，跟他比可到不了一處，您可跟我面前誇過海口，誰也不是您的對手。」佟豹說：「那是當然，除去我大哥石錦龍、左道長等幾個人外，我這話說大啦。無論何人，也不是我的對手。」魯清說：「是呀，您在此等候，待我把他叫出來。」

說完了他回到祥平店，到了裡面，見了眾人問道：「你們大家參酌好了沒有？我今天有個仇人，可跟我何大哥神前結拜，我非陰他一下子不可，陰完了我還讓他拔刀相助。」徐國楨說：「魯二弟，你又陰誰一下子？咱們可正在用人之際。」魯清說：「不要緊，徐大哥您盡管放心，這個主兒與我何大哥過命。」徐國楨說：「要是過命，那就不必陰他。」魯清說：「您不知道，他太拗，非得陰他不可。」徐國楨說：「劉賢弟，你出去看看去是誰？」劉榮轉身行往外走，來到影壁頭裡一看，原來是花面鬼佟豹。心說：原來是他呀？這個人可實在是拗，這回非讓他碰個硬釘子不可。魯清追出來，說道：「劉大哥您可別管，咱們這一片人全讓他給數啦，佟大哥的武藝，比咱們全高，為甚麼不給咱們出一出氣呢？」佟豹在前場見了劉榮，過去跪倒行禮，後來因為他勸過劉榮一次，佟豹恨上他啦。從那次見了劉榮，不行大禮啦，就是一抱拳，騎馬全不下來。今天見了也是一抱拳，說道：「劉大哥少見哪。」劉榮說：「對啦，今天咱們就見著啦。」魯清說：「劉大哥您躲，我佟大哥要再不是他的對手，咱們大家給他個撥盤兒。」劉榮一聞此言，連忙往旁一躲，此時眾人往外。石祿在前頭，將一拐影壁，就瞧見了。石祿嚷道：「這個花大腦袋可好？」魯清說：「你認得此將？」佟豹心中所思，我真沒見過此人？魯清說：「我也不知道他的名姓。我跟他的書僮打聽出來的，此人叫賽石祿。」

石祿一看他咬著牙，擰著眉毛，瞪著眼，遂說道：「花大腦袋，你還要跳一跳嗎？」佟豹說：「不錯呀，我倒是跳一跳。小輩你叫甚名？快報上來！」石祿說：「小子，你別問我的名姓啦，你趕緊去去。」說到此處，上前提手一，拳奔面門，佟豹往旁一閃身，右手一刁石祿的腕子，石祿手往後一撤，右手往外一劈，就把他的腕子給拿住啦。佟豹一見心說：「我輸啦。」此時石祿刁住了他的腕子，往懷中一帶，口中說道：「花大腦袋，您這個樣的能為，還敢橫啦？」說著往懷中一拉他，右腿往前伸，使了一手順手牽羊，佟豹再想躲他這個腿，可就晚啦，他的腿被石祿給挑起多高來，摔在就地，連忙爬起，奔他馬而來，要打算拿他的熟銅棍。此時單鞭馬得元一見，急忙上前，說道：「佟賢弟且慢，你不認識此孩嗎？」佟豹說：「馬大哥您可別管，這個跟頭我栽不了。」馬得元說：「你栽不了這個跟頭，栽不了的多啦。」魯清說：「馬大哥您不必管，非得叫他跟頭栽到底，他就認可啦。」佟大哥我告訴你，這個是我一個朋友之子，別說你一個佟豹，你有三四個，也不是對手。你拿著軍刀，也不是他人對手。」佟豹說：「魯清，衝你這麼一說，我佟豹跟他沒完。我自從出世以來，到處沒輸過勢，馬大哥您今天可別管啦，不論有多大的交情，我們也得鬥一鬥，到叫小輩魯清看一看。」馬得元一想，心說：你這個人真固執透啦，自己只可長腰縱到一旁。說道：「魯爺，你告訴他別把他制睡啦。」魯清說：「石爺，把他弄睡啦。」馬得元說：「魯清，你跟他有多大仇恨呀？」魯清說：「列位別管，有一位算一位，誰要與我不合，我非叫他掉在我的話把底下不可。」石祿說：「清呀，給他弄兩半行不行？」魯清說：「行啦。」佟豹把熟銅棍到手內，來到近前是攙頭就打。石祿一看他熟銅棍揚起來啦，連忙用右手一推他的棍尾，左手一推腕子，左手早將棍接著啦。口中說道：「你拿過來吧小子。你拿棍打我，」當時將棍奪了過來，扔在就地，上手一扒他肩頭，說聲：「你爬下吧小子。」佟豹站腳不住就爬下啦。石祿一偏腿就騎在他身上啦，說：「小子，我非把你腦袋摔下來不可。」說著話他雙手抱著他的頭，那佟豹忙用雙手抱住他的胳膊。大家一見，遂一齊說道：「玉藍，這可使不得！」魯清急忙來到近前，說道：「石爺慢著，這

個花大腦袋，跟鐸長得一樣，你趕緊起來。」當時石祿就撒了手，站起身形，那佟豹也爬了起來。魯清一看他臉上成了紫茄子啦。他面上竟有那花斑，作事又急又暴，故此人與他起個外號叫花面鬼。魯清說：「佟大哥您在我面前說過，沒有人能踢您一個手按地，我說今天您這是怎啦？」問他無話可說，馬得元上前說道：「佟賢弟，皆因你山河容易改，秉性最難移。是跟咱們說這個話的主兒，那全是咱們至近的朋友，不是至近的人還不勸咱們啦。從此往後，咱們弟兄是一年比一年歲數大，名姓全立住啦。是咱們肩左肩右的弟兄，全有晚生一輩。門戶正是晚輩，踢咱們一個跟頭，臉上都無光。若是被那不正當之人，踢了咱們一個跟頭，那你我的名姓，就付與汪洋大海了。兄弟你們爺倆個不認得？」佟豹說：「我不認得小輩。」馬得元說：「你可知道我的至親？」佟豹說：「我認得。」徐國楨說：「這是石錦龍的次子，乳名玉藍，名叫石祿，外號穿山熊便是。」馬得元說：「玉藍上前給你佟大叔父磕頭。」石祿說：「給花腦袋磕頭啊，我不磕，誰跟我好，他讓我給誰磕，我才磕。」馬得元說：「誰跟你好哇？」石祿說：「大清跟我好。他叫毀誰我毀誰，叫我給誰叩頭，我給誰叩頭。」馬得元說：「魯爺你讓他給佟爺陪陪禮。」魯清說：「佟大哥，你從此還記恨石祿嗎？既然跟石錦龍有交情，與馬得元不錯，大概你也不能免。凡是你我神前結拜的弟兄，一來腰腿靈便，二來拳腳純熟，再者說，佟大哥呀，天下武術是一家。為人千萬可別太狂，休要藝高人膽大，今天我魯清勸您，從今往後您改過吧，有您好大的便宜。老是瞧不起這個，看不起那一個，四山五嶽練武術的，比你我能為高強的主兒有的是。您問一問列位老哥哥，我跟他們大家說的是甚麼言語？您要不在我兄長面上，我早就死在您的棍下啦。不過您打的全是那些無名之輩，遇見一點有名的人，那您得甘拜下風。大家勸您全是為好，因為您處正無私，也有好的地方，為人都有前思後想，要是瞧您對待我那個意思，今天多少也得叫您掛一點傷。我念其您與我兄長，神前結拜，就差一個娘來養。有能為的主兒，以武力來降人，欺壓於人，要像我們這無能為的主兒，難道說，就應當死在你們手裡嗎？我也不是得理不讓人，你們是一勇之夫，終無大用，我魯清是逢強智取，遇弱活捉。」馬得元說：「佟賢弟，此地不是講話之所，你我店中一敘。」

當下眾人一齊回到店中。有人接過馬去，刷飲喂溜，馬俊忙上前將棍接了過去，眾人進屋中，他一看何斌穿白掛孝，佟豹剛要追問，魯清說：「何斌暫且別多言，現下我魯清瞧他這個形景，他要記恨前仇。」遂說：「列位老哥哥，我必須看在我哥哥面上，給我佟大哥陪一陪禮。您與我兄長神前結拜，您就如同我親哥哥一個樣，您平素暴躁我幾句，我並不懷恨。您與各位老哥哥，俱有來往，我魯清在眾位之中，您打聽打聽，是誰的小菜碟兒？而今您栽到石祿手裡不算栽，您先受我一拜。」說著上前跪倒行禮，佟豹忙用手相攙，說道：「二弟請起。」魯清說：「求您看在我哥哥的面上，寬恕於我，我還有事拜託於您。」佟豹說：「有甚麼事你說。」魯清說：「我兄長與您神前結拜，您到我家與我娘親拜壽，我兄長送您一走至今未回。您可曉此人人生在何處？在與不在？」佟豹說：「我也不知。」魯清說：「何斌你快上前與你佟叔父磕頭，此時咱們用人之處甚多，求他也得拔刀相助。」何斌說：「是。」忙上前跪倒，佟豹說：「何斌你與何人穿孝？」何斌便將他們大家都交鑿，逃走二峰，勾來普鐸，治死何玉之事說了一遍。當時怒惱了佟豹，他說道：「何斌，你快商量哪天起身，好殺奔西川。以後不准他們蓮花黨有一個賊人再來山東擾亂，你我眾人還沒齊嗎？還缺少哪路的賓朋？」何斌說：「現下見請帖的也來啦，不見請帖的也到啦。」魯清問道：「你們小哥幾個可把主意拿定了？」馬俊、石俊章等說道：「魯叔父，我們已然商量好了，還是殺奔西川去。」魯清一看，就是杜林一聲不言語，連忙問他道：「杜林啊，你還有甚麼心意嗎？」杜林道：「魯叔父，我與他們大家俱無真正好主意，全是一勇之夫，心太粗。」魯清說：「杜林，要依你之見呢？」杜林說：「我說出主意來，你們大家想，要是我的主意不高，那我聽你們的，可別落在我的話把底下。」魯清說：「杜林，你說一說我聽聽。」杜林說：「這個火龍觀，是在咱們山東省，還是在西川呢？他是離著這裡近呢？」劉榮說：「離著咱們何家口近。」杜林說：「離這裡有多遠？」劉榮說：「不到兩站地。」杜林說：「既然不遠，那咱們是先掃滅火龍觀，一來給我石大哥報了仇，二來先把眾賊聚會之處平啦，三來可以保何家口高枕無憂。」魯清說：「杜林，到了西川，不知道三寇窩藏在何處，咱們到西川空山一座，豈不是大家白去一回？」魯清說：「火龍觀的群賊，他們知道咱們上西川啦，那時他們來到何家口，燒殺砸碎，人家把仇報啦，遠走他逃。咱們從西川回來，再拿群賊，那就難啦。杜林，你既然提出火龍觀來，我指你一條道，你敢走嗎？」杜林說：「魯大叔，你划出一道，我當河走，吐一口吐沫就是水。既然指到我這裡，我若不去，那我是畏刀避劍，怕死貪生，枉為男子。武聖人門前弟子，沒有軟弱之人。生來一個人，生而何歡，死而何懼呢？我替我爹爹盡其交友之道，我與何大哥說起來，是父一輩子一輩的交情嗎。我要是死到火龍觀，那西川路我就不上西川啦，再說，我這些位叔父伯父，能夠叫我白喪命不能？我死在九泉之下就是我老爹無人照管。」杜錦、杜鳳一聽，別看杜林人小，他在人前真敢說這麼一句大話。杜林說：「魯叔父，有甚麼主意，您說吧。」魯清說：「劉大哥，那火龍觀是哪路的賊寇？」劉榮說：「是邊北的賊寇，左右手能打火箭，兩隻胳膊，能打盤肘火弩，凡是打出來的暗器，俱都掛火，這種暗器利害無比。列位，我魯清要委派哪位，哪位有推托不去的沒有？」大家一齊說：「沒有。」魯清說：「好。謝春呀，你拿錢去對過，買一身藍布衣服，白布襪青鞋，可著杜林的身量，要藍串綳的。」謝春答應，拿銀錢到了外面，少時買了回來，交與魯清。魯清接過衣服，叫杜林到了西裡間，說道：「杜林呀，你二叔與你兄弟不來，我是束手無策。你先把你那身衣服脫下來，把這件衣服換好。你要到了火龍觀，要這般如此，如此這般，一定可以成功。」

杜林連忙點頭答應，將衣服換好，走出明間。杜錦說：「杜林呀，你換了這身衣服，你魯叔父派你上那去呀？」杜林說：「派我上火龍觀，前去盜那道人的暗器火藥。」杜錦一聞此言，不由長歎了一聲，杜林說：「爹爹這個地方，您別著急，孩兒我說一句大話，要是小瞧咱們爺們的主兒，這個地方他不敢去。咱們跟蓮花黨之人是冰炭不同爐，如今前去觀中，盜賊人的暗器是八成准死，兩成活路。我魯叔父說出來，我若是不敢去，咱們爺們的癩腳腕叫人家拿著啦。爹爹您盡管放心，我倘若命喪火龍觀，認母投胎，過六年，我還是這麼大。」此時杜錦也是猶疑不定，何凱說：「杜林呀，你別一個人去，要去咱們大家一塊兒去，把他叫出來。」杜林說：「何二伯，那可不成，那不是打草驚蛇嗎？那老道也不是三拳打不透的賊人，此老道也很扎手。」杜錦說：「魯賢弟，我們父子可沒小瞧你，你別拿我兒送禮。」魯清說：「杜大哥您只管放心，杜林若有個一差二錯，兄嫂有歸西之時，我魯清代替於他。這話還讓我說甚麼？我二哥不來，杜興不來，我也沒有這條計，謝斌、謝春、石俊章，你們哥三個到外邊去找一匹廢物驢來，只要能走就行。」謝斌說：「要找一匹驢能成，雙盛永雜糧店，他有一匹套磨使的，要用可以換下來。」魯清說：「好吧，你們去把它換來吧。」

謝斌出去拉了一匹好驢，去到雙盛永雜糧店。問道：「掌櫃的在舖子裡啦嗎？」夥計說：「在哪，你老有甚麼事？」謝斌說：「這裡有匹驢，你們把那匹驢換出來，我們借用一下子。」掌櫃的說：「你們借那匹廢驢乾甚麼呀？」謝斌說：「有用處，這匹就歸你們啦。」掌櫃的知道他們必有要緊的用，這才將那匹拉出來，兩下裡交換了，謝斌便拉回來。說道：「魯叔父，您看怎麼樣？」魯清說：「可以。」當時教給杜林幾句話，叫他揹上一個口袋，裝上點銀子，又拿點銅錢，前去如此如此，便可成功。」杜林說：「魯叔父，您指出我一條道路，我就得走。不過有一點，要叫我一個人去，到了那裡去送死，我可不去。」魯清說：「那是當然，我們大家也一同到那裡，現今也不能叫你一個人單走。」正說著話，謝斌又從外邊買來一身月白褲子，交給魯清。魯清接過來說道：「朱二爺呢？」朱杰說：「甚麼事？」魯清說：「你把這身衣服換上，軍刀暗器全帶好，隨同他前往。再讓電賢弟當劫道的，只要老道一出來，這條計就算使上啦。」又叫道：「徐國楨、蔣國瑞、李廷然、左林、寶珍、丁雲龍、姜文龍、姜文虎、何凱、杜錦，這個人別去，看守祥平店。何斌別去，你在店中守靈。其餘大家，是一擁而去火龍觀，拿老道不費吹灰之力。朱杰、電龍、與杜林，吃完飯，將一切應用的物件拿齊啦，大家也一齊的從這裡起身，全不帶馬匹。」魯清說：「劉大哥，在火龍觀的東邊有個村子沒有？」劉榮說：「有。」魯清說：「離著越近越好。」眾人往下，一日兩，兩日三，這天到平西，來到一個村子。他們將一到東村頭，由西邊出來一位老者。魯清上前說道：「貴寶莊叫作何名？」老頭說：「叫做趙家坡。」魯清說：「村中可有店口？」老者說：「有店口，路南路北全有店口。」魯清與老者道謝，大家這才進了村子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